

Community: 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



汉译精品
政治经济

共同体

[英] 齐格蒙特·鲍曼 著 欧阳景根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by Zygmunt Bauman

汉译精品 · 政治经济

共同体

[英] 齐格蒙特·鲍曼 著 欧阳景根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同体/(英)鲍曼著;欧阳景根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5

书名原文:Community: 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

ISBN 978—7—214—03565—3

I. 共... II. ①鲍...②欧... III. 共同体—研究
IV. 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6777号

Copyright © 2001 Zygmunt Bauman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03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Oxfor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3-40号

书 名 共同体
作 者 [英]齐格蒙特·鲍曼
译 者 欧阳景根
责任编辑 蒋卫国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奥能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扬州市文丰印刷制品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07年4月第2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3565—3
定 价 14.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曲,或是欢迎捉摸不透的共同体

词都有其含义:然而,有些词,它还是一种“感觉”(feel),“共同体”^①(community)这个词就是其中之一。“共同体”给人的感觉总是不错的:无论这个词可能具有什么含义,“有一

① “共同体”一词的原文是 community,社会学家往往把它理解为“社群”、“社区”。但在本书中,此词的所指过于广泛,指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包括种族、观念、地位、遭遇、任务、身份等等)(或相似性)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既包括小规模社区自发组织,也可指更高层次上的政治组织,而且还可指国家和民族这一最高层次的总体,即民族共同体或国家共同体。既可指有形的共同体,也可指无形的共同体。之所以把该词译为共同体,那是因为“共同体”一词的外延也较为宽泛,内涵丰富,而其他任何中文词汇,包括作为社会学核心概念的“社群”、“社区”等,都体现不了也涵盖不了作者在本书中所赋予它的意义和范围。因此本书中由 community 一词译成的“共同体”,不能狭隘地、简单地理解为民族或国家共同体,而应作全面的广义的理解,并因时因地作不同的理解。

另外,由于本书是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 Polity Press, 2000)一书基础上,对现代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作出的进一步反思,而且是对《流动的现代性》一书所提出或者有所萌芽的一些问题的延伸或更深层次的探讨,因此,在此书中,有些核心概念(比如流动的现代性)的含义没有进行深入、全面的界定,对有些题域的提出背景也没有进行详细的阐述,所以读者在阅读本书时需要狭隘意义上的、一定的背景知识,因此建议读者把本书与《流动的现代性》结合起来阅读,可能会有更大的收获,也会对鲍曼(以及像他这样的很多欧洲学者)是如何对现代社会进行反思和分析的,有更深刻的理解。换句话说,正因为本书是《流动的现代性》一书的进一步拓展,所以原来阅读过《流动的现代性》一书的读者,也应该进一步阅读本书。只有这样,才能对鲍曼思想的发展演变有一个完整的把握。《流动的现代性》一书的中译本,已经由上海三联书店正式出版。——译注

共同体

个共同体”、“置身于共同体中”，这总是好事。如果有人偏离了正道，我们常常把它的不健康的行为解释为“他与坏人为伍”(bad company)。如果有人遭遇不幸，命运悲惨，并一直与体面的生活无缘，我们会立即把它归咎于社会(society)——归咎于社会组织和运行的方式。生活圈子(company)或社会(society)可能是坏的；但它们都不是“共同体”。我们认为，共同体总是好东西。

当然，这些词所表达的含义和给人的感觉，并不是彼此没有关联的。“共同体”之所以会给人以不错的感觉，那是因为这个词所表达出来的含义——它所传递出的所有含义都预示着快乐，而且这种快乐通常是我们想要去经历和体验，但看起来又可能是因没有而感到遗憾的快乐。

首先，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roof)，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可是，在外面，在街上，却四处潜伏着种种危险；当我们出门时，要观察我们正在交谈的对象和与我们搭讪的人，我们每时每刻都处于警惕和紧张之中。可是在“家”的里面，在这个共同体中，我们可以放松起来——因为我们是安全的，在那里，即使是在黑暗的角落里，也不会有任何危险(诚然，这里几乎没有任何“角落”是“黑暗”的)。在共同体中，我们相互都很了解，我们可以相信我们所听到的事情，在

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们是安全的,并且几乎从来不会感到困惑、迷茫或是震惊。对对方而言,我们相互之间从来都不是陌生人。我们可能也有争吵——但这些争吵都是友善的,争吵只是因为,我们都在试图使我和睦友爱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好,更加快乐,而且,它还只是在改善我们共同的生活这一共同心愿的指引下,在如何使这种生活变得最为美好的问题上,我们才可能有所分歧。我们相互之间从来都不希望对方遭遇厄运,而且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们周围的所有其他人,都会为我们祝福。

其次,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没有人会取笑我们,也没有人会嘲笑我们的笨拙并幸灾乐祸。如果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可以坦白、解释和道歉,若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忏悔;人们会满怀同情地倾听,并且原谅我们,这样就没有人会永远记恨在心。在我们悲伤失意的时候,总会有人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当我们陷于困境而且确实需要帮助的时候,人们在决定帮助我们摆脱困境之前,并不会要求我们用东西来作抵押;除了问我们有什么需要,他们并不会问我们何时、如何来报答他们。他们几乎从来不会说,帮助我们并不是他们的义务,并且不会因为在他们之间没有迫使他们帮助我们的契约,或是因为我们没能恰当地理解这一小小的契约书而拒绝帮助我们。我们的责任,只不过是互相帮助,而且,我们的

权利,也只不过是希望我们需要的帮助即将到来。

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共同体”这个词会给人以不错的感觉。谁不希望生活在一个我们可以信任、他人的所言所行我们又可以依赖的友好的、心地善良的人群之中呢?我们恰好生活在残酷无情的时代里,而这是一个竞争的、胜人一筹(one-upmanship)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看来都守口如瓶,很少有人会急着要帮助我们;人们在回应我们求援的呼声时,我们听到的却是让我们自力更生的劝告;只有迫不及待地要抵押我们的财产的银行,在向我们献媚并想要说“同意”,而且即使是它们,也仅仅是在商业宣传中而不是在它们的办事处才是如此。因此对我们而言,“共同体”这个词听起来尤其甜美。这个词使人回想起的东西,都是我们失却而怀念的一切,是我们对它没有信心、不能相信和感到不很可靠的那些东西。

总之,令人遗憾的是,“共同体”意味着的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这位对我们共同的状况进行分析并颇有创见的分析家尖锐地评论说,共同体值得注意的东西是,“它总是过去的事情”。我们可以补充说:或者它总是将来的事情。今天,“共同体”成了失去的天堂——但它又是一个我们热切希望重归其中的天堂,因而我们在狂热地寻找着可以把我们带到那一天堂

的道路——的别名。

这是一个失去了的天堂，或者说是一个人们还希望能找到的天堂；从某个角度来看，这绝不是一个我们栖息的天堂，绝不是那个从我们自己的经历而得知的天堂。或许，恰恰是因为这些原因，它才是一个天堂。与生活的无情现实不同，想象力是自由所拥有的无拘无束的一片广阔天地。既然我们不会有太多的机会来让我们所想象的东西接受生活的考验，我们就能够给想象力“松绑”，而且我们在幻想，却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惩罚。

不仅仅是“残酷的现实”，也不仅仅是无可否认的“非共同体”的、甚至是共同体明显仇视的现实，都与有着“温馨感觉”的想象的共同体存在着分歧。那种分歧，即便有，也只会激励我们想象得更快，并使得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实际上更具吸引力。因为这一分歧，这一想象的（假设的、梦想的）共同体得到滋养并茁壮成长。给这个澄明清澈的幻象招致麻烦的是另一个分歧：即我们梦想的共同体与“实际存在的共同体”之间的分歧。这一实际存在的共同体，是这样一个妄称为共同体的集体，它试图具体化，妄称梦想已经实现，并（以这一共同体假定要提供的正义的名义）要求无条件的忠诚，把缺乏这种忠诚的所有事物看做不可饶恕的背叛的体现。如果我们要让自己努力成为其中的一员，那么这一实际存在的共同体将要求我们坚定地服从它，以换取它提供或许诺提

共同体

供的服务。你需要确定性(security)吗?那么放弃你的自由,或至少是放弃你很大一部分的自由。你想要信任吗?那么就不要再信任你所在的共同体外的任何人。你想要相互理解吗?那么就既不要同外国佬说话,也不要使用外语。你想要这种亲密和谐的家庭感觉吗?那么就在你的房门上装上警报器,并在你的汽车上安装电视摄像机。你想要安全感(safety)吗?那么就不要让陌生人进来,而且你自己也绝不要有怪异的行为和古怪的想法。你需要温暖吗?不要走近窗户,而且不要打开它。麻烦在于,如果你听从这一劝告并紧闭门窗,那么屋子里的空气很快就会变得不新鲜,最终变得沉闷、压抑。

为了得到“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的好处,你就需要付出代价——只要这一共同体还存在于梦想中,它就是无害的,甚至是无形的。付出的代价是自由,它还有不同的说法,如“自主”、“自决权”或“成为自我的权利”。无论你选择什么,你将有所获得也会有所失去。失去共同体,意味着失去安全感;得到共同体,如果真的发生的话,意味着将很快失去自由。确定性和自由是两个同样珍贵和渴望的价值,它们可以或好或坏地得到平衡,但不可能永远和谐一致,没有矛盾和冲突。无论如何,还没有为这种和谐一致发明出任何一种连傻瓜都会的诀窍。问题是,“实际存在的共同体”得以造就的窍门,只是使确定性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冲突变得更加冒失莽

撞，更加难以修复。

考虑到没有确定性的自由所承负的这些并不动人的特性，与没有自由的确定性一样多，看起来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停止梦想一个共同体，也从来没有在任何自称的共同体中发现我们梦想中令我们陶醉的愉悦。确定性与自由之间的争执，因而还有共同体与个体之间的争执，永远也不可能解决，并因而可能会在将来漫长的时间里长期存在；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以及因这一已经尝试的解决办法所带来的挫折，并不会促使我们放弃探索——只会促使我们继续努力。作为人，我们既不能实现希望，也不能不再希望。

我们不能做些什么，以避免这一困境——我们只能否认它，但必须自担风险。然而，我们可以做好的一件事情是，对提议和尝试的解决办法存在的机遇和危险作出评估。有了这些知识经验，我们至少可以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我们还可以避免使自己承担风险，不至于太偏离预先能够知道的道路而走进死胡同。这种评估——无可否认的是，它是暂时性的、远非完善的评估——正是我在本书中的努力尝试。

我们不能是既没有确定性也没有自由的人；但我们也不能同时都拥有它们，而且在数量上我们认为完全满意。但这并不是停止努力的一个理由（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停止尝试，即使它就是如此）。但它可以提醒我们，让我们决不要相信这一论调，即任何连续的临时性解决办法，不需要任何进一

共同体

步的仔细审查,或不能从另一次改正当中得益。更好的东西可能是好的东西的敌人,但非常确定的是,“完美的”东西必定同时是二者的致命的敌人。

2000年3月

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当代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之一,著有《现代性与大屠杀》、《立法者与阐释者》、《后现代伦理学》、《后现代性及其缺憾》、《流动的现代人》、《被围困的社会》、《废弃的生命》等。

目 录

- 序曲,或是欢迎捉摸不透的共同体 1
- 第一章 坦塔罗斯的痛苦 1
- 第二章 重新植根被根除之物 19
- 第三章 分离的时代,或第二种型式的伟大转变 42
- 第四章 成功者的脱离 55
- 第五章 共同体主义的两个渊源 65
- 第六章 承认权和再分配权 84
- 第七章 从平等到多元文化主义 103
- 第八章 结果:隔离区 128
- 第九章 多种文化,一种人道? 146
- 跋 170

第一章

坦塔罗斯的痛苦

根据希腊神话，坦塔罗斯——宙斯（Zeus）与普拉托（Pluto）^①之子，与诸神有着非常好的关系，他们经常邀请他出席他们的奥林匹斯节日，并盛情款待他。根据普通人的标准，在他犯下诸神不会（不能？）原谅的错误之前，他的生活都是没有烦恼、充满快乐和幸福的。至于那一错误的性质，不同的故事讲述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说，他因为把意味着应该向凡人保守的秘密泄露给了他的同胞，而辜负了神的信任。另外一些人说，他过于傲慢自大，竟然认为自己比诸神更加聪明，并决定要考验神的观察力量。其他的故事讲述者还指责坦塔罗斯盗窃了由神享受的而凡人注定不能品尝的美酒和仙果。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归咎于坦塔罗斯的行为是不同的，但在这三种情形下他们声称他有罪的原因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坦塔罗斯犯下了获得/分享知识——无论是他，

^① 坦塔罗斯（Tantalus），是古希腊神话中宙斯的儿子，因泄露天机，遭受惩罚，站立在齐脖子深的水中，头顶上有果树，口渴难耐时，水就流走了，而肚子饥饿时，果子又被风吹去。普拉托，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仙女。宙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主神，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译注

还是像他这样的凡人都不应该拥有这些知识——的罪过。或者,更为关键的是:坦塔罗斯不会停止分享天堂之乐:在他傲慢而自负的想法中,他想把能享受的东西仅仅看成是一份天赋。

处罚立即降临了;它同样也是残忍的,因为只有被冒犯的、报仇心切的神才可以做出这一处罚。考虑到坦塔罗斯罪行的性质,它就是一个目标教训(object-lesson)。坦塔罗斯站立在齐脖子深的流水中——但当他低头想要解渴时,水却流走了。在他的头顶上,悬挂着一串香甜的果子——但无论何时,他想伸出手去抓住它以解除饥饿时,突然一阵狂风把这串令人垂涎欲滴的珍品吹走。(因此,无论何时,在我们看起来已经得到并且最终能够得到的时刻,那些东西往往会消失——我们抱怨被这些东西的“诱人的”触手可及所引诱。)

神话并非以故事来逗乐,而是要通过不停地重申它们的寓意来教育别人:听者如果忘记或忽视它就要自己承担后果。塔坦罗斯的故事传递了这样的寓意:你可以沉浸在幸福之中,或是至少可以无忧无虑地幸福下去,只要你保持你的那份单纯天真,也就是说你只要享受快乐和幸福,而不用管使你快乐的事物的本质,不要试图愚笨地去改变它们,更不要说去把它们控制在你手里。因此,如果你竟然去控制它们,你将永远无法复活你仅仅在单纯天真状态下才可以享受的天堂之乐。你的目标将永远无法实现。

除了希腊人,其他人必定也已经开始信仰这一永恒真理和这一寓意关注的永恒主题,因为他们依靠的是自己的经验;希腊人从这些他们讲述的给人启迪和让听众吸取经验的故事中,总结出了这一经验教训,在这一点上,并不是只有希腊人才做到了。从亚当和夏娃——他们因为吃了智慧之树(the Tree of Knowledge)的果子,而遭到逐出天堂的惩罚^①——的故事中得出了一个极为相似的教训:这个天堂之所以是天堂,是因为亚当和夏娃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在那里,他们不必为依靠什么来取得幸福(或者还有失意)而作出选择。犹太神报复行为的残酷和无情,有时可能比奥林匹斯山的居民^②毫不逊色,对亚当和夏娃的过错的惩罚,比坦塔罗斯命运的痛苦也毫不逊色——换言之,它只是更为世故、要求有更多的解释技巧罢了:“你必须通过劳苦,才能得到食物……你必须汗流满面,才能得到你的面包。”在宣布这一裁定之时,一位愤怒的神站在伊甸园的东边,这位天使和一柄四面转动、喷射火焰的剑把守着通往生命之树(the Tree of Life)的道路。神对亚当和夏娃无情的惩罚,是要告诫他们及他们的后代,再多的劳苦或汗水,也不足以挽回天堂里无知愚昧所带来的宁静祥和、无牵无挂的幸福生活;要告诫他们,

① 因为他们偷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所以他们知道了羞耻,这样在耶和华看来,他们就失去了应有的天真与单纯。参见《旧约全书·创世记》。——译注

② 指惩罚坦塔罗斯的众神。——译注

一旦单纯天真失去了，原来的幸福也就不可挽回地失去了。

天堂之乐的回忆，将折磨着亚当和夏娃的子孙后代，并让他们对能够找到回归天堂的道路或这一道路能被显示出来存有一线希望。然而，有时并非如此；在这一点上，雅典和耶路撒冷^①之间并没有分歧。天真的失去，是没有回归天堂之路的关键所在。一个人可以有真正的幸福快乐，只要他不知道一个真正幸福快乐的人是怎么样的。因为通过失去幸福快乐而领会了幸福快乐的意义，亚当和夏娃的子孙必定要了解这一艰难之路，以及对于坦塔罗斯而言的这一轻而易举地遭到打击的痛苦智慧。他们总是达不到目标，无论这个目标看起来是多么唾手可得（诱人地近在咫尺）。

在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②的书中，他(有意或无意地)要求“共同体”(Gemeinschaft)从流亡重新回到它在反对权力中介人(*les pouvoirs intermédiaires*) (他们被指责为眼界短浅褊狭，并滋养着盲目迷信)的现代十字军东征期间已被驱逐的状态中。滕尼斯认为，昔日的共同体和正在发展的(现代)社会(*Gesellschaft*)——就是以它的名义，发起了十字军东征——的区别是，它所有成员所共有的理解(*understanding*)。这里要提醒你，这并不是指共识(*consen-*

① 这里分别代表惩罚坦塔罗斯的古希腊神话和代表处罚亚当、夏娃的犹太基督教神话。——译注

② Ferdinand Tönnies, *Community and Society*, trans. Charles P. Loomis (New York: Harper, 1963), pp. 47, 65.